



珍藏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罗马十二帝王传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 著



SINCE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珍藏本)

罗马十二帝王传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 著

张竹明 王乃新 蒋平 等译



商务印书馆

200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十二帝王传/[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
G. T.)著;张竹明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ISBN 978-7-100-06413-2

I. 罗… II. ①苏…②张… III. 帝王—列传—古罗马
IV. K835.46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409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罗马十二帝王传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 著
张竹明 王乃新 蒋平等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6413-2

2009年7月第1版

开本 880×1240 1/32

200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5 1/8

定价: 49.00 元

Suetonius
DE VITA CAESARUM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 C. Rolfe, Ph. D.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Published by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Reprinted 1960

根据洛布古典丛书伦敦威廉·海涅曼出版公司

1960年重印本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

出版说明

从1981年开始,我馆编辑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移译世界各国学术经典,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先后分辑编印,迄今为止,出版了十辑,四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思想奇葩。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为我国的思想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今天,我们各行各业的英才大都受过这套丛书的影响和熏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学人心血的结晶。许多学界领袖、著名翻译家和出版家都以深厚的学养、严肃的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投身于这套丛书的谋划、厘定和翻译、审校工作。没有他们虔诚的治学精神,也就没有丛书的品质和风格。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也是商务印书馆百年品质的传统。商务早在20世纪初年便出版以严复翻译的《原富》《天演论》为代



表的外国学术名著,20年代又规划出版了“汉译世界名著丛书”,50年代后期更致力于翻译出版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著作,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中断,及至80年代,辑为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百余年来,商务人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用文化承续国脉,“日新不已,望如朝曙”。

基于此,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同时,我们也是借此机会,向几十年来为这套丛书做出贡献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既有成果,“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就是佐证。我们会把此次珍藏本的出版看做一个新的开端,并以此为基点,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规划和出版工作,使其成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民族必要的文明情怀,成为一个日渐昌盛的国家必要的文化积淀,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9年3月



译者序

(一)

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克维鲁斯(Gaius Suetonius Tranquillus)是罗马帝国早期的著名传记体历史作家。像许多古代学者一样,作者详细地记载了许多别人的故事,却没有留下关于他自己的事迹。我们现在可据以了解苏维托尼乌斯生平的资料主要来源于小普林尼的《书信集》。小普林尼有给苏维托尼乌斯本人的信,在给别人的书信中也有多处提到苏维托尼乌斯。其次是苏维托尼乌斯自己的《罗马十二帝王传》(以下简称《帝王传》)和《名人传》,他在记述故事时偶然也提到自己或自己的亲人。再就是3世纪末4世纪初的历史家、《奥古斯都史》六作者之一的斯巴提亚努斯,他写的《哈德良皇帝传》中提到过苏维托尼乌斯。近代学者中提及苏维托尼乌斯的有著名历史学家蒙森和马塞等。1950年在非洲发现的一件铭文则有助于矫正关于他职务升迁的一些情况。

根据上述来源,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苏维托尼乌斯的生平。在本书《奥托传》X. 1,他自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名叫苏维托尼乌斯·拉图斯,属罗马骑士等级,曾以第十三军团指挥官身份参加过贝特里亚库姆(Bedriacum)战役。可见,盖乌斯·苏维托尼乌斯出



身罗马富有的家庭。关于他的出生年月，至今无人说得准确。蒙森说是公元 77 年，马塞说是公元 69 年。这些年代可靠程度略有问题。苏维托尼乌斯本人在《帝王传》和《名人传》中也只给了人们一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倒是他的朋友小普林尼的书信有助于推定一个比较接近的年代。小普林尼提到苏维托尼乌斯的信札最早是在公元 96 年。这时他应该不仅已达成成年，而且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宁可取马塞的主张，把他的生年提前到比公元 77 年早些，以公元 69 年或 70 年为宜^①。

他的出生地大概是在罗马。他在罗马长大，是无须怀疑的。他在《帝王传》和《名人传》中常常告诉人们，某些发生在罗马的事情有的是他小时候听老人说的，有的是他小时候亲眼看见的。

他的卒年同样难以确言，但可以推测他活到很高的年龄。公元 121 年他才被解职退休，又写了那么多的书。他大概一直活到安敦尼努斯·庇乌斯统治时期。詹姆斯·肖特威尔说他死于公元 160 年左右^②，事实上可能要早些。

苏维托尼乌斯出生正当罗马帝国盛世，童年生活优裕而安定，受过当时通行的教育，先入文法学校研习典籍，再进修辞学校练习演讲术。毕业后，由于文才出众，他得到小普林尼的赏识，被小普林尼为首的文学团体所接纳。这个团体是当时罗马社会最有教养人物的文化活动中心。苏维托尼乌斯在这里结识了学界和政界的许多名人。他纯粹是个书生，不谙实务。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生活

^{①②} 参见詹姆斯·肖特威尔：《史学史》，英文版，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39 年版，第 316 页。另有定为公元 75 年的。见[苏]德瓦列茨基：《拉俄辞典》，1949 年版。



和工作环境,他想在罗马城外购置一处田庄。小普林尼知道他办不好这件事,写信嘱托自己的另一个朋友给以协助^①。小普林尼的书信告诉我们,苏维托尼乌斯做过短时间的律师,但对此并不热衷。^②马塞和其他一些学者根据小普林尼书信,认为他做过学校的校长,此说显然有讹,小普林尼信札 1,24,4 里 Scholasticus dominus 意思是“书生地主”,而不是“校长”。他也不喜欢做官。当时骑士阶层人物的升迁通常从军职开始。小普林尼曾帮他张罗谋得一个军官职位,但他把它让给了自己的一个亲戚^③,自己留在罗马成为两个祭司团体的成员。小普林尼还替他向图拉真请求到“三子法”(ius trium liberorum)特权^④(虽然也有人推断他没有子女),让他可以因此得到荣誉证章和任职优待,但他似乎没有很快取得公职。直到公元 117 年,重视科学艺术的学者型的哈德良接替作为军人的图拉真掌权,苏维托尼乌斯才开始担任宫廷职务,进入帝国的文化科学事务(a studiis)办公室,又被委任监督公共图书馆(a bibliothecis),后又得到管理往来公文信件(ab epistulis)的职务,成为哈德良的侍从秘书,最后升任秘书长^⑤。他在宫廷供职时间不长,也说不上成功,但他充分地利用了这段时间的职务之便写成了《帝王传》,并在公元 120 年出版了这本书。公元 121 年他被哈德良解除职务。据《哈德良传》的作者斯巴提亚努斯记载,和

① 《小普林尼信札》,1,24。

② 《小普林尼信札》,1,18。

③ 《小普林尼信札》,3,8。

④ 《小普林尼信札》,10,94—95。三子法规定,生有三个以上儿子的罗马公民可获得优待。

⑤ 斯巴提亚努斯:《哈德良传》,11,3。



他一起被解职的有近卫军长官塞普提克乌斯和其他许多人，解除职务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据称“未得他^①的命令”(iniussu eius)，对元首的妻子萨宾娜太随便，超过了所能容许的范围^②。当时萨宾娜已失宠，因此这显然是借口，真实的原因和某一鲜为人知的宫廷阴谋有关，这时苏维托尼乌斯年约 50 岁左右。以后的行踪便不复见于记载，他大概完全过起隐居的生活，并且专心致志于写作，直到老死。

苏维托尼乌斯交游不广，主要限于小普林尼团体内。他和小普林尼本人显然过从甚密，虽然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小普林尼是学者老普林尼的养子，曾任公元 100 年执政官和比西尼亚及本都总督(公元 111—113 年)，是当时要人，而苏维托尼乌斯还算不上是上层人物，甚至有人说他是被释奴隶^③。小普林尼在给图拉真的一封信里称苏维托尼乌斯是自己的“挚友”(contubernalis)，并在图拉真时代(如前所述)给他以多方面的关怀和保护。在写作上他们则相互切磋，相互鼓励。苏维托尼乌斯写完第一部长篇著作(或许就是《名人传》)时，犹豫不决，迟迟不肯发表。小普林尼催促他，指出他若再修改下去，就会像在不必要地摩擦器物一样，只会磨损它，而不会把它擦得更亮^④。在信札 3,34 里，小普林尼也曾就自己的私愿征求苏维托尼乌斯的意见，问他，如果在公众场合朗读自己的诗作是否合适。小普林尼的书信提到苏维托尼乌

① 哈德良帝。

② 斯巴提亚努斯：《哈德良传》，11.3。

③ 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423 页。

④ 《小普林尼信札》，5,10。

斯是从公元 96 年到 112 年的这段时间,可见他们之间交往之久。

除小普林尼外,当时的要人中和苏维托尼乌斯交往密切的要数盖乌斯·塞普提克乌斯·克拉鲁斯。他们在小普林尼团体中相识。塞普提克乌斯在公元 119 到 121 年之间任近卫军长官,他继小普林尼之后,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保护人。苏维托尼乌斯担任哈德良的侍从秘书主要在这段时间。他把奥古斯都小雕像送给哈德良的事^①无疑也在这个时候。如上所述,公元 121 年他们又一同被解除职务。苏维托尼乌斯在《帝王传》的前面有献给塞普提克乌斯的题词,可见他们之间的友情非同一般。

(二)

和生平的资料相比,提到他著作的地方就多得多了。在 10 世纪时斯维德斯(Suidas)编的希腊文辞典中保存有一份著作目录^②。后人又从别的来源对这个目录作了补充。归纳起来,他的著作内容包括历史(传记)、古事古物、自然史和文法。大部分作品用拉丁文写成,暮年的一小部分作品受当时风尚影响,用希腊文写作。他的作品可开列如下:

(一) 传记的或历史的著作:1.《帝王传》;2.《名人传》(文学方面的);3.《名妓传》;4.《诸王传》。

(二) 古事古物:1. 关于罗马的(a. 风俗习俗 b. 罗马的年 c. 罗

① 参见本书《神圣的奥古斯都传》,VII,注①。

② 在 Τράγυλλος 词条下。



马的节日 d. 罗马人的衣服); 2. 希腊的竞技; 3 关于公职; 4. 关于西塞罗的《国家论》。

(三) 自然史: 1. 关于人类(关于身体的缺点); 2. 关于时间的计算; 3. 关于自然。

(四) 文法的著作: 1. 希腊文中的骂人话; 2. 文法的问题(关于不同的事物); 3. 关于书中的批评符号。^①

所有上述作品中完整地或近乎完整地保存下来的只有公元 120 年发表的《帝王传》。它包括罗马帝国最初的 12 个元首(即所谓“恺撒”)的传记, 从朱里乌斯·恺撒到图密善。现在通行的本子缺了朱里乌斯·恺撒传最前面的少数几节, 此外还有几处不重要的脱漏。这些缺漏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 普洛奥姆^②证明, 5 世纪时有一个用大写字母抄写的完整的手抄本。又, 6 世纪时的约翰尼斯·卢杜斯曾引用过一个有献给塞普提克乌斯·克拉鲁斯题词的抄本, 这个抄本上据推测还是保有朱里乌斯·恺撒传里的散佚部分的。而 9 世纪末(公元 884 年)的富尔达抄本^③就缺了朱里乌斯·恺撒传中最前面的部分, 当然还有几处较少的脱漏和许多抄写上的错误。因此, 这部分一定是在 6 世纪和 9 世纪初之间散佚的。

除《帝王传》而外, 还有《名人传》的相当多的片断保存下来。

^① 据本书英译者的归类排列。

^② Preud'homme, 本世纪初著名古代史作家, 著有《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版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研究》, 比利时皇家科学院公报, 1902, 1904。

^③ 这个用不规则字体(或, 安塞尔字体)抄写的拉丁文抄本, 是当时存在的唯一的一种抄本, 被公认是我们现在所有抄本的最早依据。

《名人传》讨论的是广义的文学领域内出类拔萃的罗马人，原作大概包括五大卷，分别讨论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哲学家、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卷十五世纪的赫斯菲尔德抄本已散失，现存的版本是根据这个手抄本的18个副本校定的^①。内容基本上保存了下来，只缺了最后的一部分。语法学家部分以一篇引言开始，介绍罗马语法学研究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语法学和修辞学之间的关系，而后便介绍该学科的代表人物。写修辞学家的部分也以一篇引言开端，介绍该学科的研究历史，但原计划介绍的15个代表人物只写了5人，文章便结束了。其次，流传下来较多的是《诗人》卷的片断。这些片断没有一篇是以原初的形式流传下来的。它们是被古代出版家作为介绍作家生平的注释放在作品前面和作品一起流传下来的，大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了增删甚至改动，文字与苏维托尼乌斯原作已有很大的差异。其余各卷中《历史学家》现在仅有一个老普林尼传，《演说家》卷仅有一个帕西安努斯·克里斯普斯的传记摘要流传下来。《名人传》的这种历史命运可能和它的文辞状况不及《帝王传》有关系。《名人传》所记大体上是十二帝王同时代的人物，因此朱维纳尔、塔西佗和小普林尼都未包括在内。



^① 9世纪日耳曼的赫斯菲尔德修道院里有一份手抄本，其中包括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演说家对话录》、《日耳曼尼亚志》和苏维托尼乌斯的《论语语法学家和修辞学家》。这个手抄本在耶罗尼姆斯(Hieronymus)死后湮没无闻了几个世纪。1425年巴卓·布拉乔里尼在德国发现了这个抄本，1458年左右，阿斯库兰的埃诺克(Enoch)把它带到了意大利。这个抄本未能保存下来，但留下了它的18个(或20个)副本，都是15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

至于其余的作品则只有少数片断因后人的引用或改写而流传至今。后者如四世纪时巴夫林·荷兰斯基把《诸王传》改写成了诗体,事实上除了故事而外,已不复是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

(三)

《帝王传》或译《十二恺撒传》,是传记形式的史学著作。它的完整传世奠定了苏维托尼乌斯作为历史学家的基础。

罗马人在文学艺术的创作或哲学的深刻思维方面远不及希腊人有天赋,但是在史学散文方面则是名家辈出,体裁多样。公元前1世纪,传统史学之外,奈波斯开创了传记体的新的史学形式。公元一世纪和二世纪间,苏维托尼乌斯的《帝王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和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一起,代表了罗马传记史学的新收获。

《帝王传》问世后多少世纪以来,曾受到广泛的喜爱、传播。人们阅读它,甚至模仿它。但到十九世纪,西方学者在对古典作家进行全面的整理研究时,却得出了一个完全意外的结论:作为历史学家的苏维托尼乌斯完全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个古董商。他同等地从事写作作家的传记和妓女的传记,罗马的官职和希腊的骂人话,西塞罗的理论和人体的缺陷……,而十二个帝王的传记只是苏维托尼乌斯这种总的写作倾向涉猎的一个偶然的领域而已。十九世纪学者中形成的这一总的看法在许多方面决定了现代研究者们对《帝王传》的态度。罗尔夫说它既不是历史



又不是传记^①，莱奥等说它只是文法的范例^②。至于内容，有人说作者是丑闻的贩卖者，有人说他只是奇闻逸事的搜集者，等等。这些评论，或从未保存下来的作品去判断保存下来的作品，或以今人的标准去要求古人，这未必是很合理的。诚然，与同时代的两位大家相比，在史学的严肃性方面苏维托尼乌斯是比不上塔西佗的，他也没有普鲁塔克的统驭全书的伦理主题。但我们如能不拘一格地看问题，那么应该说，《帝王传》还不失为一部具有特色的作品，它长久地受到人们的喜爱也表明必有其不可否认的价值。一个作家在从事写作时必然受到自己的兴趣、能力、生活环境和时代风尚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去履行自己的使命，从而形成自己的写作特点，包括优点和缺点。

《帝王传》的价值看来主要是在历史学方面，而它的史学价值又首先在于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史料，以另一方面的内容填补了正史的不足，帮助人们更全面生动地了解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帝国。

苏维托尼乌斯担任过哈德良皇帝的侍从秘书。由于这个职务上的方便，他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查阅皇家档案，取得大量往日的和当日的资料。他和小普林尼的亲密关系又使他自然地熟悉元老院的记录、决议和不同的观点。《帝王传》基本上是当代人写当代人。苏维托尼乌斯不仅可以得到大量的书面资料，也可以采集到大量的口碑传闻。但是，如果注意到传记愈接近他自己的时代写



① 洛布古典丛书，苏维托尼乌斯作品两卷集，上卷第 xvii 页。

② 莱奥(Fr. Leo):《希腊罗马传记》(Die griechisch-römischen Biographie), 莱比锡, 1901。罗尔夫(J. C. Rolfe):《苏维托尼乌斯和他的传记》(Suetonius and his Biographies)美国哲学学会会报 LII, 第 206 页以下。

得愈短这一事实，不妨断言他搜集资料还是以书面的为主，因为愈到后来书面的资料愈少，虽然亲身取得信息的机会愈多。

历史学家必须鉴别史料的真伪。但是苏维托尼乌斯确有一种搜罗掌故的癖好，他记载往事似乎有闻必录。他不仅记载自己相信的东西，也记载自己怀疑的东西。“我记载这个说法主要是为了不致遗漏，并不意味着我相信这是真的或有这个可能。”^①像这样的声明当然有助于后人了解材料的可信性程度，可惜的是，这样的声明太少了。一般地说，他很少对所记载的东西加以鉴别。这就使后人在引用他的材料时不能像引用塔西佗的著作那么放心。

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的评价往往殊异。在《盖乌斯·卡里古拉传》VIII 讨论卡里古拉的出生地时，可以看出苏维托尼乌斯是理解这一点的，他在处理相互矛盾的说法时态度是理智的、谨慎的。但是这种表现在书里同样是不多见的。总的来说，他似乎并不要求自己这样做，并不注意考察资料的来源和倾向性。虽然他有时也表现出想对历史人物严格做到公平，但是客观主义报道的癖好使他不能做到这一点，甚至完全歪曲了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开创罗马帝国并给帝国带来一个多世纪繁荣昌盛的一些重要帝王在他的笔下成了仅仅是血腥的狂人或道德堕落的昏君。在这一点上，苏维托尼乌斯的确不能算是一个好的历史学家。

苏维托尼乌斯对待史料虽有上述缺点，但由于他的史料都有原始依据，因此仍是极为可贵的，尤其因为原始的依据——罗马帝

^① 见本书第五卷《神圣的克劳狄传》，I. 4。



国的档案——已不复存在而使它们成了最原始的史料依据。

《帝王传》所写的是处于历史中心地位的人物，但苏维托尼乌斯很少记载重大的历史事件。诸如恺撒在高卢的征战他只写了短短的一节就过去了；瓦鲁斯的战败只是间接地提到。他着意搜集的似乎是正史所不传的东西，是帝王们日常的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其中不少奇闻逸事，类似秘史。的确也有丑闻和淫秽。但是人们批评他喜欢和贩卖这些东西是不公正的。这实际上是当时盛行的人们对杰出人物个人生活兴趣的反映。

苏维托尼乌斯似乎认为自己的使命只在于搜集史料，把这些东西记载下来，流传下去，不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他似乎无意于考察、研究、认识历史。《帝王传》似乎只是把史料按时间顺序或类别作了一番简单的排列，无意作什么政治的和伦理的推论。然而奇怪的是，如果你读后再闭起眼睛来想一想，公元1世纪的罗马社会便会历历在目。谁又能说《帝王传》仅仅是史料而已，它的作者在材料的编排和叙述中不曾有过一番用心斟酌呢？

此外，《帝王传》也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文体是简洁的、明白的，没有浮华的雕饰，没有雄辩的溢辞。一些戏剧性的片断也与内容的要求相适合，并不破坏总的风格。它的简短并不使人觉得隐晦；如有隐晦难懂，一般也是由于我们对当时罗马社会的知识不足。苏维托尼乌斯用词常常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有表现力的。罗列坏事和个人琐事虽然有点单调乏味，但总地说来，《帝王传》是非常有趣的。它给人以丰富的逸事，各种俏皮话和非常多的奇闻，人物形象既饱满又各有个性。

《帝王传》对后世有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各方面的作家都以它

